

布魯姆哈特父子的上帝國度觀念

■ 金學哲

東北神學院

若說馬丁路德再次發現了因信稱義的福音的話，那麼布魯姆哈特父子（老Johann Christoph Blumhardt, 1805-1880; 小Christoph Blumhardt, 1842-1919）則再次發現了上帝國度的福音。卡爾·巴特正是從布魯姆哈特父子那裡學到了有關基督教核心的上帝之國的末世論。^[1]對於布魯姆哈特父子之間的神學見解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認為兩者之間的立場與觀點是連續性的；一是認證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連續性的同時，又存在著極大的相異性。^[2]老布魯姆哈特對其子的影響，誰都不能否認。在本文考察老布魯姆哈特的上帝國度的理解之前，首先考察布魯姆哈特父子在神學思想史上的重要影響及簡單回顧他的生平。

一、布魯姆哈特父子在神學史上的重要性、影響及其生平簡述

有關布魯姆哈特在神學史上的重要性，正如卡爾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所言，在神學史上談論這個人，就神學的概念而言，難免有一定的問題。因他沒有參與教會的理論性探討，而是作為

一個注重實踐的人，對他而言，他不僅是一位講道者，更是一位靈魂的看護者。作為靈魂的看護者，他不是非常注重神學的嚴密性。雖是這樣，卡爾巴特在他的著作《十九世紀新教神學》^[3]當中，依然

將布魯姆哈特看作是具有重要影響力神學家的一位來對待。布魯姆哈特的研究權威邵特(Gerhard Sauter)認為，布魯姆哈特在巴特的思想發展中起到了最為核心的作用。^[4]巴特從聖經中發現的「全然他者的上帝」，就是布魯姆哈特父子的「得勝的基督」；「上帝之國」，就是「上帝的事件」和「上帝的歷史」。^[5]

作為上帝之國見證人的布魯姆哈特的神學與實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瑞

士的宗教社會主義領袖庫特(Hermann Kutter, 1863-1931)和拉加茨(Leonhard Ragaz, 1868-1945)及其領導的瑞士宗教社會主義也深受布魯姆哈特父子的影響；布龍納(Emil Brunner, 1889-1966)認為布魯姆哈特和祁克果(Kierkegaard, 1813-1855)是新正統神學運動的兩大思想來源，就是布龍納也深受布魯姆哈特父子的影響。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早年的宗教社會主義也受到布魯姆哈特父子的影響。庫爾曼的救贖史(salvation-

摘要：若馬丁路德再次發現了因信稱義，布魯姆哈特父子再次發現上帝國的福音。這一發現是藉著「耶穌基督是勝利者」的得勝，再一次經歷了聖經中啟示的耶穌基督是活著的，在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地經歷到上帝國的臨在。黑暗驅逐，全人治癒，之所以成為可能，在於他們對聖經的現實主義的理解，靈魂的看護，以及聖靈澆灌的理解。

關鍵詞：布魯姆哈特父子；耶穌基督得勝者；上帝國

history)也同樣受到布魯姆哈特父子的影響。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的神學思想也深深烙有布魯姆哈特父子的印記。邵特認為德國的「希望神學」、「政治神學」、「解放神學」都直接受到布魯姆哈特父子的影響。巴特很早稱布魯姆哈特父子的神學是「希望神學」，莫爾特曼的《希望神學》也深受布魯姆哈特父子的影響。^[6]

可以說老布魯姆哈特的一生是神學事件的表明，他所理解神學和他的信仰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布魯姆哈特於1805年7月16日出生在德國南部小城符騰堡(Wurttemberg)，在敬虔主義的社會氛圍當中生長。為了能夠成為改革宗(reformed)的牧師，他受到了良好的神學教育，1838年他被按立為牧師並前往蒙特靈根(Mottlingen)牧會，直到1841年12月布魯姆哈特接觸到他教會的一位名叫高特林·迪吐斯(Gottlieb Dittus)的女孩以前，他的牧會生活與同齡的其他牧師是沒有多大差別的。但布魯姆哈特與迪吐斯的接觸當中在她身上看到新約聖經所描述的被鬼附的那種可怕情景，在她身上感覺到黑暗的勢力在工作，使得布魯姆哈特最終不得不與黑暗的勢力展開爭戰，這一屬靈的爭戰持續了兩年之久。布魯姆哈特只是藉著祈禱和上帝的話語來爭戰，他對主耶穌這樣祈禱說：「我們看到了魔鬼對人實施的足夠多的殘忍折磨，現在我們要看見主耶穌的能力(power)」。1843年12月27日至28日清晨兩點，靈性的爭戰最終以迪吐斯這一姊妹的口中發出了「耶穌是勝利者！耶穌是勝利者(Jesus is the Victor)！」而結束。黑暗的勢力最終破滅被征服，邪惡的靈被驅逐。迪吐斯姊妹的身心靈得到了完全的治癒。布魯姆哈特在蒙特靈根牧會之時在迪吐斯身上經歷了「耶穌是勝利者！」這一事件之後，緊緊相隨的是悔改、信仰的覺醒和全人治癒的事件，吸引眾多的人來到蒙特靈根。很多破裂的婚姻破鏡重圓，相互敵對的仇人重歸和好，全新的上帝國度得以不斷地見證出來。^[7]

從那時開始，「耶穌是勝利者」成為布魯姆哈特宣講和牧會的中心。耶穌的勝利給我們罪人帶來悔改，信仰的覺醒，全人的治癒，也就是上帝國度的來臨。但由於眾多方面的影響，比如：教牧同工的嫉妒與國家教會當局的擠壓，同時布魯姆哈

特為了尋求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空間，1852年他們舉家搬遷來到巴德堡(Bad Boll)開始新的事工。布魯姆哈特將巴德堡當作上帝賜給他所盼望的上帝國度的擔保。他在巴德堡一方面警醒地期待著主在這裡做著什麼事，另一方面也知道他作工的基本框架，那就是他宣講的核心主題是「上帝的國度」。他所有的事工都是圍繞著上帝之國展開的，那就是餐桌上的崇拜共同體，祈禱的治癒所，靈魂的看護所，直到1880年他離開此世。老布魯姆哈特給他的兒子小布魯姆哈特一句話：「我給你一個勝利的祝福！」

二、布魯姆哈特對上帝國度的理解

對於布魯姆哈特而言，直到蒙特靈根是預備的階段；在蒙特靈根進行靈魂看護的過程當中經驗了被鬼附的迪吐斯得到主耶穌治癒的事件，使他經歷到「耶穌是勝利者」。在布魯姆哈特看來，「耶穌是勝利者」的中心就是神的國度。在這裡我們首先考察布魯姆哈特的有關上帝國度理解的三個層面，然後再分析其上帝國度理解的根源，即有關聖經的實在性理解、靈魂看護、聖靈的再次澆灌等三因素。

將神的國度理解為事件的上帝國度。布魯姆哈特通過體驗而知道主耶穌不僅僅是完全的人，而且是將要救贖所有被造世界，現今仍是站在歷史的門外不斷叩著門的主（啟3:20）。上帝現今依然藉著地上的歷史持續著「耶穌是勝利者」的爭戰。這一事實正是通過迪吐斯的痛苦、爭戰及其疾病治癒的事件而得知的。勝利的主耶穌正在具體地幫助人類，使人類參與到他自身的爭戰當中，同時通過給叩門的主耶穌開門，讓主耶穌親自爭戰並藉著聖靈的大能帶領這一世界走向終極的勝利，那就是上帝國度的完成，這是布魯姆哈特的確信，也是他生活力量的源泉。

蒂利希批判馬丁路德所理解的神是隱藏的、還未被人知曉的神，是生命之光與生命之背影共同存在的神，而對於經歷了迪吐斯姊妹治癒事件的布魯姆哈特而言，上帝不再可能是隱藏的上帝，而是爭戰的上帝，上帝的國度必要見證出來。但作為上帝國度的活見證人迪吐斯在1872年死了，這

對於布魯姆哈特而言，雖然是上帝的隱藏，同時也是他們走向另一個新時代的重要轉折點。因此，在布魯姆哈特看來，耶穌基督的上帝是生發事件的神，是做事的神。

(二) 將神的國度理解為在靈性領域爭戰的上帝國度。布魯姆哈特認為自身的爭戰，不是一個簡單的爭戰，而是與黑暗勢力的爭戰。在這場爭戰當中，布魯姆哈特不僅沒有後退的餘地，而且越來越深陷不知底線的窮兇惡極的黑暗之中，同時與黑暗的人格勢力展開了決一生死的肉搏戰。這一爭戰是布魯姆哈特的爭戰，也不是布魯姆哈特的爭戰，因為爭戰的主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主耶穌基督，主耶穌基督藉著他在爭戰。正有如布魯姆哈特所說的，「那時，主耶穌在叩門，我只是為主耶穌把門打開了。」¹⁰這樣布魯姆哈特不僅看到了黑暗勢力的實體，也看到了上帝適時介入歷史以及上帝國度的實體，同時也經歷了鮮為人知的主的勸勉、與主特別的交通，並嘗到主耶穌基督的勝利和上帝國度的現實存在。

卡爾巴特在《十九世紀神學史》一書針對布魯姆哈特體驗的迪吐斯姊妹身上污鬼被逐這一事件的時候，說到：「耶穌的出現不僅是與心靈的問題相關的，而是與力量的問題相關的。」井上良雄對此這樣補充說明，布魯姆哈特經過這一事件把握了聖經所見證的救贖以及我們救贖的問題，不是簡單的心靈問題，而是力量的問題，也是爭戰的問題。正是這一中心的把握使布魯姆哈特父子與只是將神的理解囿於內在心靈的十九世紀德國的敬虔主義區別開來，這也是卡爾巴特等受益匪淺的最為重要的教訓之一，對於我們今天的信仰而言，也是非常緊要的，亦是不能不鄭重地吸納的教訓。因此，他的問題就是，要麼接受耶穌的支配，要麼接受悖逆耶穌的黑暗勢力的支配的力量問題。¹¹針對這一點，邵特(Gerhart Sauter)認為上帝的國度存在於神的統治因著他的能力而被確立的地方，同時指出布魯姆哈特所理解的神的國度與默示文學所把握的能動的、主權的勢力範圍，是一脈相通的。與此理解的同時，邵特認為教會的存在必然是彰顯著上帝統治的事件。¹²

(三) 將神的國度理解為實實在在地存在的

上帝國度。對於在蒙特靈根的迪吐斯姊妹身上發生的治癒事件，我們所關注的不是，是否神蹟的問題，而是通過這一事件所顯明的是「耶穌是勝利者」的這一事實。這一事件成為布魯姆哈特一家和他所侍奉教會的重要基礎經歷，同時也使他們確立了新的方向。所謂這新的方向就是布魯姆哈特從小在聖經所發現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就是對神的話語聖經的現實性的確立，不僅強調聖經話語的昔在、永在，更突出聖經話語活潑的今在性。他的爭戰不僅僅是為了福音真理的爭戰，更重要的是為了使徒信仰的現實性而爭戰。布魯姆哈特在強調上帝國度實在性的同時，也因著耶穌再來的耽延，以致耽延了上帝國度的完成。上帝國度完成的耽延，不在於其它的地方，而在於基督徒的惰性，因為上帝國度的完成雖然完全取決於主耶穌基督的再來，但也在乎基督徒的信心與希望，所以我們要等待，也要趕緊行動(waiting and action)。

三、布魯姆哈特的上帝國度理解 成為可能的三因素

布魯姆哈特的神學思考深受十八世紀德國敬虔主義的影響，但因著經歷了「耶穌是勝利者」從而豐富了他對上帝國度的理解，促成這一理解雖然存在著諸多因素，但其核心要素是基於對聖經的實在性理解，依此而進行的靈魂看護，同時對聖靈更新澆灌的期盼。這三要素使他經歷了又真又活的復活的耶穌和上帝的國度。因著復活今在的耶穌是勝利者的緣故，使他的靈魂看護有如明光照耀，因為這是在神的國度當中進行的靈魂看護，因此這三要素之間的關係是互動的關係。

(一) 布魯姆哈特對聖經的看法，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realisticist)。當將神的話當作神的話接受下來的時候，神的話就能成為信實的活潑的神的話，這是因為上帝臨在他的話語之中。¹³後人在談到布魯姆哈特講道的時候，認為他不是講論有關聖經的事情，而是活在聖經當中。更準確地來說的話，聖經活在他的裡面。對他而言，聖經有如從小就已經非常熟悉的自家庭院一樣。¹⁴對布魯姆哈特來說，從小就已爛熟於心、常與人分享教導的

聖經，因著經歷了「耶穌是勝利者」之後，聖經更成為他強大能力的來源，聖經就活畫在他面前。以前不大注意的不大理解的經文，現今直接向他說話。聖靈親自將聖經的內容光照給他，在他心裡動工。因此布魯姆哈特認為在耶穌裡面就是在聖經裡面。他聖經裡面，聖經在他裡面的緣故，使他嘗到「耶穌是勝利者」的滋味。^[13]神的話語不僅僅是上帝的旨意，在他看來更為重要的是，上帝臨格在神的話語當中，也藉著神的話語做工。同時他也認為人類經驗的重要性與聖經是無法比較的，要按著聖經所寫的來講，解明聖經所寫的。^[14]

(二)布魯姆哈特理解的靈魂看護(Seelsorge, soul-care)。他的牧會集中在靈魂的看護。他的靈魂看護強調與罪、疾病的爭戰，強調靈魂與肉體的全人醫治。因此他強調與神的全人的關係，罪的赦免總是與疾病的治癒相關聯的。他相信與神的關係，不僅僅局限在人的靈魂與良心等人的內在性問題，在面對著因罪與過犯而處在滅亡危機之中的人，「耶穌的名」現在依然實施著救贖的事件。

在布魯姆哈特看來，靈魂看護是藉著耶穌基督的名與那些本應滅絕的惡魔的實體爭戰。他脫離了以往的以勸勉、悔改、安慰為中心的傳統靈魂看護方式，首先是強調神的至高，神將他的百姓從敵對的勢力當中解放出來，使他們得以自由，這正是教會的使命，然後宣告神的赦罪之恩，這是他靈魂看護的核心。^[15]深受布魯姆哈特影響的巴特的好朋友巴塞爾大學的圖魯乃森(Edward Thurneysen, 1888-1974)強調靈魂看護包含著趕鬼的層面。罪的背後有撒旦的勢力，黑暗的權勢正是通過罪來掌權的。為了靈魂看護而進行的對話本身就是爭戰的對話。靈魂看護的全過程就是靠著基督的能力與黑暗勢力進行爭戰，也就是靠著聖靈的大能驅除掌管黑暗勢力之諸靈，給人帶來真正的平安、自由和喜樂。圖魯乃森認為與撒旦的爭戰，總是具有末世論的意義。鬼被趕出，總是神的國臨到的這一應許的實現(路11:20)。神的國度正在來臨，現今正在來臨之中，邪惡的靈必被征服，但耶穌基督的勝利還未完全顯明出來。「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約壹3:2)。因此靈魂看護正是在「已經」(already)來臨與「還

未」(not yet)完全來臨的神的國度當中進行的，是向著耶穌基督的勝利完全顯明的末世而前行。^[16]布魯姆哈特的靈魂看護主要是在餐桌上開始的，作為靈魂看護者，他既是邀請客人的主人，也是接待者。在餐桌上品嚐美味佳餚的同時，也分享著靈裡的喜樂。

(三)布魯姆哈特對聖靈的再次澆灌的理解。他在讀經的時候，發現聖經裡面所記述的又真又活的信仰與現實基督徒的死氣沉沉的信仰有很大的區別。因此，為了世界的救贖，他懇求聖靈的再次充滿。當他目睹了主耶穌在蒙特靈根教會的大能，後來他也想到這一恩典的時代漸漸就要過去，又要回到死氣沉沉的過去，因而他只有一個心思就是懇求聖靈再次的充滿，^[17]也就是懇求神所應許的，「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珥2:28；徒2:17)。

布魯姆哈特按著傳統聖靈論的思路，稱聖靈為真理的教師。聖靈幫助我們正確理解主耶穌的話語。聖靈帶領我們進入聖經裡面，光照我們明白聖經的原意，因為自然人是無法理解聖經。為使基督徒得著救恩，僅憑著聖靈這一教師是充分的。但為了救贖整個世界，我們需要這同一位聖靈的更大能力。布魯姆哈特將使我們告白「耶穌是主」(林前12:3)、使接受信仰的聖靈的作為與五旬節澆灌的聖靈的人格作為區別開來，也就是將聖靈的單純的「作用」與聖靈的「內住」區別開來，稱後者為「人格的聖靈」。雖然從上帝而來的能力都是有人格的，沒有非人格的聖靈。他強調聖靈的人格性，就是強調已經接受聖靈的人能夠體驗並知道聖靈的旨意。五旬節聖靈的重要使命在於上帝國度的增長和完成。沒有五旬節的聖靈，藉著聖靈和水的洗而重生進入上帝的國也是可能的。使徒還沒有得到五旬節聖靈的時候，也已經得到罪的赦免，被賦予上帝國度的鑰匙。因此，如果我們滿足於個人的救恩，尋求五旬節的聖靈就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我們若想到呻吟著的被造的世界，我們需要正如約珥先知所預言的五旬節聖靈的澆灌。^[18]

[18]



四、結論

若路德的神學述求是「怎樣才能找到恩典的上帝呢？」那麼，布魯姆哈特的神學追求是「這一呻吟的被造世界怎樣才能得到上帝最後完全的救贖呢」？布魯姆哈特在迪吐斯身上經歷了「耶穌是勝利者」這一事件，使我們看到聖經當中見證的耶穌是活著的，上帝的國度是真實的，是看得見的，同時聖經也是活的上帝的話。我們要傾聽聖經又真又活的上帝的話語，宣講並經歷耶穌是勝利者，同時在上帝的國度的期待當中進行靈魂的看護，也要盼望著聖靈大能的澆灌，趕緊行動中等候(Action in Waiting)上帝國度的來臨。「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啟21:5-6）。

[1]張旭：《卡爾巴特神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頁。

[2][韓]俞光雄：《布魯姆哈特的爭戰與希望》（首爾，韓國長老教出版社，2004年），第6頁。

[3]Karl Barth, *Die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im 19. Jahrhundert*, Evangelischer Verlag ag., 1947.

[4]同注[1]，第91頁。

[5]同注[1]，第99頁。

[6]Vernard Eller, *Thy Kingdom Come: A Blumhardt Reader*,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0), xiv.

[7]Christoph Blumhardt, *Action in Waiting*, (Farmington: The Plough Publishing House, 1998), xviii-xix.

[8][日]井上良雄著：[韓]全浩潤譯：《上帝國度的證人：布魯姆哈特父子》（首爾，雪友社，1991

年），第63頁。

[9]同上，第62頁。

[10]Gerhard Sauter, *Die Theologie des Reiches Gottes Beim alteren und jüngeren Blumhardt*, (Zürich; Stuttgart: Zwingli Verl., 1962), p.27.

[11]Eduard Thurneysen, *Christoph Blumhardt*, (Chr. Kaiser Verlag in Munchen, 1926), p.25.

[12]同注[8]，第27頁。

[13]同注[2]，第194頁。

[14]同注[2]，第195頁。

[15]同注[2]，第190頁。

[16]Eduard Thurneysen, *Die Lehre von der Seelsorge*. (Evangelischer Verlag Zurich, 1946), p.308.

[17][韓]俞光雄：〈布魯姆哈特的聖靈理解〉，載《聖經與神學》，第15期（首爾，火炬出版社，1994年），第40頁。

[18]同注[8]，第112-3頁。

Johann Christoph Brumhardt's Understanding of God's Kingdom

Jin Xuezhe (Northea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Abstract: If Martin Luther discovers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gain, Blumhardt and son discover the gospel of God's kingdom again. This discovery is through the victory of "Jesus Christ is the victor", once again experiencing the biblical revelation that Jesus Christ is alive, and experiencing in real life the presence of God's kingdom, the banishment of darkness, and the healing of the whole person. One made possible wa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biblical realism, the care of the soul, and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Key Words: Brumhardt & Son, Jesus Christ the victor, Kingdom of God